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九十五

鄧繼曾 劉最 朱淛 馬明衡 陳逅 林應驄

楊言 劉安

薛侃 喻希禮 石金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劉世龍 徐中 羅虞臣

張選　黄正色　包節　弟孝

謝廷䔂　王與齡　周鈇

楊思忠　樊深　淩儒　王時舉　方新

鄭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閣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

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託之漸尋言興府從駕官不宜濫授帝納之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為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

祀日内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
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
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
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關陜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
繼曾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
帝漸疏大臣政率内決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
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
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覩出涕口誦吞聲夫祖

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内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葢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奚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卒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

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繼曾同年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已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官

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廵鹽御史黄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邠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朱淛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並授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淛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毋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

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令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未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非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毋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内廷責以離間宫闈歸過於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

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為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淛為人長者不欺人或為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淛尤甚鄉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字子莘父思聰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為御史即與淛同得罪閩中學者

率以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林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覈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罪臣尚書總領部事安能徧閱今旬日間户工二部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

俸以救湖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邇者仁壽宫災諭羣臣修省臣以為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令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等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

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戶科失職致陛下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憮㦄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擾抽分之利匠役增㕦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刑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陛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

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
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
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
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
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
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而
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今

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楊一清名入内閣言請留之三邉特旨拜張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璁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請即燒之報可六年錦衣百户王邦竒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竒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

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令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為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珏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

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
帝責仕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
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
郎中坐事再謫知夔陵累官湖廣參議言為吏多著聲
績溧陽夔陵皆祠祀之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改河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
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

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治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為起盜之源食寡無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

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獘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為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為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克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克時攸縣主簿安餘干典史築決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擢鳳陽知府治行

卓異賜正品服以憂歸卒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即以侍養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羣子姪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訃隕絕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南海彭澤為吏部郎無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為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復引為諭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黙計儲副事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侃藁示孚敬因

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比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為期
趣之上孚敬乃先録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
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拷掠備至侃獨
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
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
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應奎
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
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

仕侃為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侃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
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
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
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侃歸數月御史喻希禮
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
降臣以為格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令歲免刑臣
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

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
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
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来順應凡人
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内閣之
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
挈其綱領使精神内藴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
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浪其前
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録

守仁功寛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
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
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
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
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禄少卿喻希禮麻城人石金黄梅
人廵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
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
以是有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展書官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

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臣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為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拷訊鋐疏辯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

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内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黄宗明候補判官黄直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復名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於墓免喪疾作卒黄直字以方

金谿人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會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既成進士即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孝明聖鑒勤聖學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御史誣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事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

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羣臣今楊名以直言寘詔獄非所以體羣臣黄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并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州衛赦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禄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

其宿為木令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甎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窯戶逃亡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盜至攻刼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太倉知州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

受以来忠讜更敕大小臣工恊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

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

初犯顔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

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録用死者則恤之

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

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

之宜優令或忽然去之忽然名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

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為陛下歴試之餘其人果無足

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
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
張延齡憑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
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
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
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
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
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與作頻年四方

凋敝正時紕舉羸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
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
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張延齡
者昭聖太后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
又以大猾劉東山訐告盡斥諸刑曹郎羅虞臣徐申等
猶以延齡故也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
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葬之徐申字周翰崑山人
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上饒徵授刑部主事

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言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拲通家人出入會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虞臣笞已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詔獄搒掠申與馬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之廷盡謫外任而斥虞臣為民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

部主事好剛疾惡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五卒申既謫官不赴歸與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歗咏為樂久之卒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萬歷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語當謫拂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居十餘年始起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字舜舉黄正色字士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知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

山有聲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

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禋祭祀記一篇一夕錄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宗人横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為賢豪强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名為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

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璜言已未任藩臬

帝以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

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

和所過納饋遺帝名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

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

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搒掠遣戍遼東正色與選初

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三十年

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

予致仕名正色為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㬇池州知府為治清簡早歲乞休為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為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追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為已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

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
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
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
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洩斌偵節謁陵時故獻膳蓋遂
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
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
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
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搒掠永戍莊浪

衛莊浪極邊敗屋頽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
克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
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遺言以衰絰殮孝字元愛
後節三年成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京御史疏論禮部
尚書温仁和主辛丑會試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叙贊
善郜希顔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劾巡撫孫檜吳
瀚瀚罷去孝兄弟分居南北臺竝著風采又皆有至情
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以侍養歸母亡哀毁骨立未終

喪卒節亦繼殞時竝稱其孝

謝廷菃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授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倡雜處請敕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謫鹽城丞奪廷相等俸廷菃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烓李逢周珫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

即執嘉猷并廷蒞等下詔獄謫廷蒞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起故官山西俄擢河南右參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歷改元四川廵撫曾省吾奏言廷蒞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加進太僕少卿又數年卒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入為戶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

澄清銓叙所推薦皆廉静老成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為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為近日御史謝喻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宸斷而讚

等安意臣輩為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御史徐宗魯等亦以為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為戒無復敢與嵩抗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襆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脩然自得郡人為作平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及與齡也

越二十餘年卒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

行人擢御史巡按陜西被俘民自塞外逃歸者邉將殺以冐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可再按山東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諳達將入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為計帝以為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吏部文選主事坐與龄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間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詞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讃等令録左降官遷擢者姓名

讚引罪并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鐫文選郎鄭曉三級鈇叔頤等褫職為民廷臣論薦鈇以嵩在位不復名穆宗初贈光禄少卿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為非禮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更定二人復據禮對帝益怒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

毎當遷輒報罷踰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為不成文曰思忠懐欺不臣久矣杖百斥為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陜西五年改南京戸部右侍郎致仕卒世宗晩年進言者多得重譴二十九年諳達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為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淩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吴嶽吴悌帝惡

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黄光昇言内官李永以訐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黄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令豐沛閭陸地為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兗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邉將惰卒驕寇至輒巽愞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

頑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𡻕業於上而禹臯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埸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令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為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穆宗嗣位竝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也深劾康幷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因

而流徙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罷又劾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承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罷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右僉都御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閒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闓給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

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
章益報聞萬歷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
譚綸被謫時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淦湖廣參
議

贊曰賈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
也鄭繼曾諸人箴王闕指時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隨之
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旨哉有旨哉

明史卷二百七

明史卷二百七考證

鄧繼曾傳劉最　臣黄壽齡按陳九川所撰劉最墓誌云最嘗獲遺金默坐以俟俟得遺者還之謹附識

薛侃傳歸語兄助教俊　臣黄壽齡按明書俊字尚賢以博學有行著信於鄉閭侃少師事之謹附識

王與齡傳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　臣黄壽齡按趙時春所撰與齡行狀云與齡遷文選郎中時以用天下

人才為己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清仕塗重撫臣

責成守令奏報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九十六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髙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 子章志　章僑

余珊 汪珊　韋商臣

黎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鄭自壁　戚賢

劉繪 于黄裳　錢薇

洪垣 方瓘 吕懷　周思兼

顏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

德中召為南京御史寧夏旣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

廉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為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

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帝不省尋出為嶶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刼其親屬取道出嶶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嶶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為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泉祀耦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

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為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阼召為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兖州

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為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為巡按所劾詔所司逮

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為之請乃免
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
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史胡世寧下獄抗章救
之同官内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
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即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曰
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恐奏訐公韶中旨
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閒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

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
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
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視山海諸關巡武宗
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掊尅軍民疾苦狀
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
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
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為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
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

肇慶知府鄭璋璋慙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抵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韶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罷朶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䥶中官王欣巡撫王倬䥶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户部右侍郎

𪩘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于京城西偏之鸞上言

近聞有花酒舖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冦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戡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為此不祥之舉以駴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

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髙公韶李
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
不聽帝將廵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䟽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
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
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
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
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為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

圖治理巳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
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受其家九十餘人官之
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髙爵美官
而其儕復為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
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
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
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
為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黄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

輩等下獄杖譴之黨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寛逋負帝頗採納初冐徐姓至是始復焉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于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

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于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寧夏僉事饑民採蓬子為食之鬻為取二封一進于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

之所司時方大修邊牆之鶯董役巡撫胡東皐稱其能
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為順天府丞未行盜發
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
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
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
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既又諫帝巡邊語極危切皆不報
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鋭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寛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寛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為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為錦

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譙子冕止錦衣千户王守仁子
正憲止錦衣百户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
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
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内侍而輕士
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
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
成嘉納忠諫裁抑僥倖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
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

衔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攙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徳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决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

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
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
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
一心而後天下可為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為言帝
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
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㥍詞甚切為
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
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

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徳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帝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彩等侍濟言陛下孤寄于外兩宮隔絶骨肉日疎所恃以為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高趙之事今羣臣中豈無噲憂者顧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徳之事悉行屏絶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即位

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聽諫非難樂諫為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托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于迂闊切直者或過于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為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

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鋭等註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寛假顧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鋭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

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為支離乞行天下痛為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為下詔中禁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織造内臣貪橫殊甚行戶至廢產鬻子以償惟急停

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例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僑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絶恐乘間伺隙羣凶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吳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説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僑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

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為濫疏論之語侵内閣不納乾清宫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廵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為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應詔陳十漸其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

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為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茍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為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為心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来来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

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于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

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芑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朶顏蹢躅於遼海羗戎跳梁于西川北狄蹂躪于沙漠冦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静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

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為商賈
江淮母子相食兖豫盜賊横行川陜湖貴疲于供餉田
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揺其漸五也正徳朝衣
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録之乃未幾而狂瞽
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
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螽自吕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
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
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為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

下耳囂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
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
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
動諸顏不勤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
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
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
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
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葢大奸似忠

大詐似信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雖有聖賢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為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

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罔無虛
歲頼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
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
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
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為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
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
無乃輔弼呂之歟竊見今日之為輔弼第一人者徒以
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

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于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珤者竝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輙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為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十言最為剴切帝付之所司其

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巳清嚴居官有威惠
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臯謁祠獨顧珊嘆
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
有御史汪珊者于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畧言陛下
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
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
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絶玩
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

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令騰驤勇士不行衆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令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令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令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令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弛弛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出為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匀叛

苗有功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為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

朝官為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韣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為皆所當宥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録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丞量移徳安推官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

之吏部尚書汪鋐甫還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鎮守內官尚春侵官帑狀患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官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曲說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

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
嘉靖二年帝從王田伯蔣輪請于承天立興獻帝家廟
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誤臣之說委祀事于外
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
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
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
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
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

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並損籩豆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謫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為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為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淩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

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為民久之卒於家方
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
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
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其制當革明日進一說
謂其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
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
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
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

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别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令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做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决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絶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為浙江參政卒官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操江伍

文定不即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竝從之吕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于上地變于下人物變于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為合禮以守正為沽直長鯨巨鰤决網自如腴田甲第横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而經筵進講畧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褻燕閒于

女寵委心腹于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晉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温仁和以慶王台浤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珤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許告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許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為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珤夜入楊一

清門令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怨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次子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顧追究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譏外藩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為璁萼等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

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啓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
容乃欲辭尊居畀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啓充
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鄭自壁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正德十二年進士改
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壁
請采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
奄人多奪民業為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壁復
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

萬言辭黄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壁以
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爭不聽明年爭大
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為
詞請定山海關税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甘肅
功廕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
隨踰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户錦衣官裁
革者多夤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汰巳汰諸匠近五百人
孝陵淨軍于喜擅赴京奏辨安邉伯許泰戍死其子請

襲祖職中官扶安黃英先後死官其親屬自璧皆抗疏
爭帝多不聽嘗偕同官劾郭勛奸貪及李福達事起復
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
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
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
部侍郎桂萼請起王瓊于邉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
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自璧最敢言
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為蜚語聞于上吏

部以資推太僕寺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幸其去無救者後廷臣屢論薦竟不召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㑹久旱賢禱不驗沉木偶于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詆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盖奸民募善泅者為之也知

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被
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
賢喪去起知唐縣名為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
外吏大計罷者列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
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宜聽言官
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人
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陝西
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伸救吏部特不可帝遂命已

之及賢還朝以鋐咨横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為洪等辯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内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復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夏言柄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

其言久之劾郭勛吞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鐵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悅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說心契之及官于浙遂執弟子禮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

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户科給事中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遷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温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璜參議王洙與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璜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為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適罷政鑾置不問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諳達方彊必為腹心患

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舉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且請罷吏部尚書許瓚宣府巡撫楚書臬書由是去職繪兩劾言言憾之出為重慶知府土官爭地相讐檄諭

之即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家居二十年卒子黄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宋應昌軍務渡鴨綠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黄裳追逐又連破之録進郎中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

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温仁和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
勛請復鎮守内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
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横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
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内閣夏言輩所選
宫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吕應祥任萬里乞如會
推故事集内閣九卿公舉帝特命竝斥爲民累薦皆報
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
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

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巡冊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宮僚垣再疏言温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竣華察胡經史際白悦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宫帝亦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黄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為考官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

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令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為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為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讃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出按廣東以安南款附增俸一級未竣出為溫州知府歲饑有閉糴者

饑民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
為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瓘絶意仕進
嘗自廣東還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載屍瓘秘不以告
與同寢纍日至韶州始發之垣同年吕懐廣信永豐人
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
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
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
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平度知州躬廵郊野坐籃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産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廵撫彭黯令思兼讞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閲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為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

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走謁見非是各歎息去河將決思兼募民築隄身立赤日中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于災進郎中出為湖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為將軍百

口計將軍乃為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遭内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没入其糧為怨家所訐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内府新錢為糴本帝悉

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内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率礦盜鯨欲除之與參政耿隨卿計持王承奉王鑑罪鑑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絶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王護衛及諸亡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為庶人錮之高墻沒其貲削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景

王之國越界奪民產爲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爲界鯨仆其碑戍其人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僎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内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横鯨請校尉鈌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詣冊親王及妃遣列僎餘皆如鯨議改督畿輔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劾之下部議鯨劾希孝亂法言世儒等按籍名行戶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

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為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臣貶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不報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為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萬歷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

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與冡宰賢則黜幽為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蘄鯨志道何也給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俱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十餘疏不果用

贊曰傳稱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然志節之士惓惓忠愛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張芹等懐抱悃忱激昂論事其言雖不盡用要與緘默者異矣

明史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八考證

張芹傳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　臣章宗瀛按竇明言事下獄史未詳所言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汪應軫傳遂出為泗州知州　臣章宗瀛按應軫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送者皆泣下建祠立碑紀其去後思詳諸大綬所撰墓志謹識

汪應軫傳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　臣章宗瀛按

三十餘疏史僅舉其一二疏餘未臚列他書亦無可據考諸大經所撰墓誌亦僅言申王守仁之謗留林俊諫垣之任遵典禮崇正統諸疏而已謹識

蕭鳴鳳傳高公韶附嘗劾總兵官郭勛罪　臣章宗瀛按郭勛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齊之鸞傳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　臣章宗瀛按泰憲被劾史未詳何事後文可憂者三可惜者四亦未臚列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許相卿傳宦官張忠有罪論死　臣章宗瀛按傳內所載張銳張忠有罪及羅洪載守職逮繫李學曾等言事奪俸俱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章僑傳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　臣章宗瀛按蕭敬芮景賢被劾及後文張璁霍韜等被斥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余珊傳致榆關妖賊致之而我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　臣章宗瀛按主事縣官史未詳其姓氏他

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黎貫傳刷卷福建劾鎮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狀　臣章

宗瀛按識大録貫刷卷福建時兼有覈倉庫軍衛罷

械之識故追尚春銀十三萬有竒穜二十六萬石謹

識

黎貫傳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　臣章宗瀛

按識大録貫率同官合疏時鋐使人止之曰疏上必

得重禍且將命兩按粤西矣貫不聽疏上果震怒後

鋐迎合孚敬欲置諸死許讚力持之怒稍解乃罷為民謹附識

彭汝實傳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　臣章宗瀛按呂柟鄒守益下獄事詳二人本傳謹識

彭汝實傳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晉竟得無他　臣章宗瀛按緩死及無他史俱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咸賢傳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　臣章宗瀛按

張瓚與繼祖等被劾史未詳何事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錢薇傳又疏劾大學士李時　臣章宗瀛按蔣信所撰錢薇墓表云是時臺諫畏李時諸人莫有言者薇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謹識

錢薇傳郭勛請復鎮守内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　臣章宗瀛按七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洪垣傳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四人 臣章宗瀛按四人及二十餘人史未詳其姓氏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顏鯨傳已上漕政便宜六事 臣章宗瀛按六事史未詳載考識大録及獻徵録云省糧耗惜夫力支折銀恤班軍任監兌查稽誤謹識

顏鯨傳劾典英抗旨矯敕僭擬濕虐十大罪 臣章宗

瀛按十大罪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明史卷二百八考證